

李晟旻

著

NV DAXUESHENG
SUSHELI DE DUXINGK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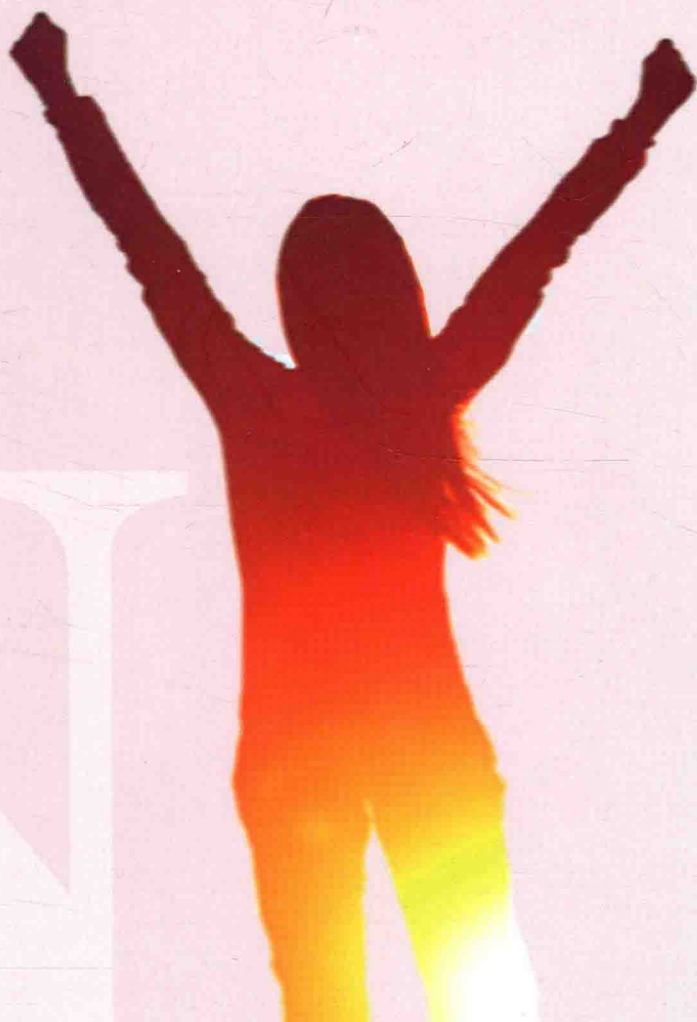
女大学生 宿舍里的独行客

一部直击九零后女大学生校园真实生存状况的好书

九零后女大学生宿舍里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

妙趣横生、个性十足的女大学生独行客为什么会让我们读后辗转反侧、流连忘返？

中国文史出版社



李晟旻

著

NV DAXUESHENG
SUSHELI DE DUXINGKE

女大学生 宿舍里的独行客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女大学生宿舍里的独行客 / 李晟旻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6.3
ISBN 978-7-5034-7446-0

I. ①女…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19699 号

责任编辑：全秋生
封面设计：徐 晴
责任校对：姚晓瑞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www.chinawenshi.net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100811
电 话：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010—66192703
印 装：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13.25 字数：210 千字
版 次：2016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6.80 元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印装有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引子

“着陆啦？！”

聂裴氏、四爷和木子三人互相间双臂紧挽，看着桌板上晃动的水杯和一机舱的躁动不安面露惧色。

“这个是大机型……所以……所以比较不稳定……”

坐在边上的一个年轻男子一边时不时地掏出兜里的手机看一眼短信，一边貌似镇定、强颜欢笑地安慰提醒。三个人似有似无地听着他的话，双眼直勾勾地盯着他手里的手机，满眼的担心愤恨。

飞机在一股又一股气流的裹挟包围下，在给人近乎自由落体的失重感下的忽升忽落中总算安稳着陆。三个女生各背一个貌似专业的户外登山包，以貌似专业的长途旅行者那长年在外老练而超然的姿态并肩走出机场，即使这仅仅是她们第一次长途旅行。一出昆明长水机场，扑面而来的是不禁让人联想起椰子、芭蕉和棕榈的热带温热气息，映入眼帘的不是身着少数民族特色服装的普通游客，就是同样背着登山包穿着登山服的背包族，只是他们那身足以显示长年累月的经历和见识的装备着实要比木子她们的专业不少。三个女生互相间心照不宣地莞尔一笑：“上路咯！”

三个人买了去往市区的车票，在人群的拥挤推搡下上了车。车一上路，映入眼帘的是窗外沿途成片成片的红色。

“你看这儿的土，是红的。”木子惊喜道。

“以前地理不是学过吗，红色土壤酸性强，适合种茶叶不适合种水稻。”聂裴氏道。

“哟，半个世纪前的事儿你还记着呐。”四爷一阵羡慕崇拜。

“没文化真可怕呀！”聂裴氏不无得意。

车上的导游举着扩音器为游客们介绍着云南的当地特色，他操一口



浓重的西南口音，语速里有一种井井有条的节奏。

“我觉得他有点儿像松哥。”木子悄悄道。

“是啊是啊，你看他那大眼睛，简直和松哥的一模一样。”

“是不是云南人眼睛都大啊。”

“而且还炯炯有神。”

“那叫一个明亮啊。”

“浓眉大眼，一脸正义，要是再黑一点，哇塞，那简直一包公啊。”

“松哥人还挺好的，知道我们要来，说有什么事可以找他帮忙。”

三个人羡慕地讨论着，不知不觉竟找出了四年来从没发现的松哥的一个又一个优点。从形象到人品，好一番评头论足，作为大家的辅导员，四年来竟没发现他还有这些长处，只有从他的家乡同胞身上才逐一显山露水。三人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其实松哥是“特好一人”。

三个女生不再说话，都安静地望着窗外新奇的景象，各自想着什么。从昆明机场到市区只需半个小时的路程，但这半个小时给木子最深刻印象的恰恰是那满眼满眼的红。来之前只知道东川的红土地，那里的土地因富含铁等矿物质而呈赤色，鲜艳的红色梯田和因季节不同而呈现不同颜色的农作物所形成的动感画面曾一直存在于木子的想象之中，由于时间关系，东川并不在这次的行程之中，可谁曾想刚踏上属于它的这片土地，便让木子有幸一睹它的容貌——虽然沿路山坡上和田野里有限的红土与成片的红色梯田相比，可谓小巫见大巫，但对于对红土地心向往之的木子来说，这“小巫”又何尝不是旅途中的一个意外一个惊喜。窗外那片强烈的没有尽头的红不经意地出现，木子的内心一阵窃喜挂念，仿佛“墙外行人”闻见“佳人笑”般。

聂裴氏、四爷、木子三人是大学里同个专业不同班级的同学，大四之前木子与她们两个只有见面时点头微笑的交情，而聂裴氏和四爷却是同一班级同一宿舍的好姐们儿。木子和她们结识于考研自习室，因为相同的目标而成了好朋友，为了纪念考研前那些艰难却难忘的日子，为了摆脱考研失利后的失落情绪，也为了缅怀即将结束的大学生活，三个人便在考研国家线下来并确定自己榜上无名的那一刻，决定来一次长途旅行。确定机票后的一个星期里，大家都处在无时不有的兴奋当中，从完善各种装备到做功课安排行程，大家似乎在每一个与这次旅行有关的准备中都能预见旅程中的种种。这下总算如愿以偿地踏上了这片千念万盼的土地，未来有长达半个月的时间等着她们尽情感受探索。这让木子想起了四年前那个从家乡踏入另一片陌生土地的自己，与现在是否有所不同。



第一章

四年前的那天，是十九年来木子第一次出远门，除了有父母的陪同以外，还有身后满满当当的三大箱行李——那些要伴随着木子将来四年生活的全部家当，而这一切，都源于三个月前木子在抱着搏一搏的心理以及对家乡生活的厌倦情绪下所做出的决定。半个多月的苦苦等待，各种猜测各种盼望各种打算，都在父亲接到确认通知的那一刻尘埃落定，最后的结果令大家都没有想到，那就是木子以绝对优势获得了全市唯一的一个名额。哼！说得冠冕堂皇，其实只是首都的一所三本大学罢了。虽说如此，可这已经是父母和木子所能想到的最好结果了。就读于一所二类高中、本来资质就一般又不情愿把大部分精力花在学习上的木子，在最后几个月昏天黑地的恶补之后，终于有资格搭上了这末班车，也总算是圆了一个中国人所谓的祖祖辈辈的愿望，只是在这个科技和文明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这个愿望却显得不再那么富有使命感了。所以呢，父母也算是欣慰，带着些许送子出征般的骄傲和即将阔别的感伤，将从未单独离家的木子送到了首都。

一坐上出租车，父亲就给司机师傅递上了学生手册上附着的学校地图，由于学校毫不例外地继承了所有三本大学地理偏僻的特点，连司机师傅都有点晕头转向，于是父亲就一股恨不得自己上前开车的劲儿和师傅讨论着线路。木子坐在一旁不说话，木子从一下飞机就不说话，也不知道是在回忆过去熟悉的生活还是展望未来的异地校园生活，耳边是司机师傅那一口浓郁的拐弯抹角的北京口音和父亲极其不标准的普通话的强烈对照。窗外吹进北方典型的干燥刺骨的秋风，只有短短几个小时的时间，木子就从一个生活了十九年的地方脱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带，如此不同的对比之下，木子更加怀念那夹杂着家乡口音的普通话和那温



润潮湿的海风。车子一路在郊区行驶，窗外的景色更是一派萧条，杂草丛生中破旧的房屋不说，就连道路两旁被凛冽的风吹得沙沙作响的白杨树都让木子觉得陌生。记得在小学的课本中曾经学到过关于白杨树的赞美，雄壮伟大，傲然挺立，那时的木子就已经对白杨产生了崇敬之情，盼望着有一天能亲眼看看这树的高大笔直，如今算是看到了，可是木子却没有了当年的那份崇拜，取而代之的是对阔别家乡的感伤和即将离开父母的不舍，似乎还隐藏着对独自面对未知生活的向往与忐忑等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感受。

兜兜转转终于到了学校，门口高高矗立着的三根挂着校旗的旗杆，旗杆正后方一堵红墙上镌有金光闪闪的校训，披有学校志愿者字样绶带的志愿者们，一个个和自己一样拖着大包小包一脸稚嫩的新生们，和同样拖着大包小包一脸关怀的父母们，这一派热闹而全新的场景使得木子顿时油然而生一股为创造明天的新生活而奋斗的激情。告别了出租车司机，似乎也暂时告别了一路的复杂情绪。

木子抱着一摞报到需要的资料，按照墙上的指示，找到了本专业的报到处。“对外汉语教学”，木子在签到簿上写下这几个字时，不禁感到了一种终于长大成人，进入专业学府对专业领域进行研究与探索的骄傲和悲壮，即使那时的木子对这个专业到底研究些什么还茫然无知。经过了一系列必要而烦琐的程序之后，木子便直奔属于自己四年的窝——宿舍楼。

行李箱、褥子、席子、脸盆、热水瓶、卫生纸等各种生活用品，是木子在宿舍楼外见到最多的东西，当然比这些还要多的是成群结队的新生家长们。学校规定，凡是新生报到，家长一律不准帮忙搬运行李和整理宿舍，这些都将由新生在志愿者帮助下自行完成，所以才会有扎堆的家长在楼下焦急地等待，或是向楼管阿姨问长问短，恨不能将自己孩子四年的生活一下子安排妥当，可谓一片人声鼎沸叽叽喳喳。当木子在一位大二学姐的帮助下将行李搬上五楼的时候，父亲和母亲却为学校的这种做法表示高度赞同，认为这锻炼了孩子的自理和自立能力，同时也更加坚定了对这所对外地生源的分数要求不是一般高的学校的信心。木子当然也很赞同学校的做法，同时似乎也能预见将来四年的独立生活，这对十几年来一直生活在父母身边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木子甚至是对大部分刚刚迈入大学的新生来说都不失为一个磨炼的机会。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木子还是很向往到这样一个山高皇帝远的地方体验一次离开父母的生活的，至少将来回忆起来，木子不会为长这么大却没离开过家而感



到遗憾。

木子的宿舍位于五楼拐角的僻静一隅，当木子用手中还没握热的钥匙打开宿舍门的那一刻，仿佛望尽了在这个小小空间里的全部四年生活，只有当那因长时间缺乏通风而积聚的腐朽气息扑面而来时，木子才被打回现状。

宿舍还没有人，与其他早已打扫得热火朝天的宿舍相比，不免显得些许落寞冷清。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木子也和其他新生一样上上下下下来回回，又是吃饭办卡又是置办各种生活用品，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学校附近的各大商店超市，总能看见家长领着孩子拎着大包小包吃用的来回奔波，一边还苦口婆心地告诫着孩子注意这个当心那个应该这样不能那样，而此时作为将要离开父母的孩子，总能收起些许平时的叛逆和跋扈，耐心地听着父母临走前的最后一遍唠叨。就这样，木子也同样在父母的种种告诫和提醒中，终于在傍晚之前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了，而木子也在看似洒脱实则不舍中告别了父母。独立自主的的大学生活，开始了。

几天下来，大学生活给木子的感受是：上课没有固定的座位，上课可以不用太认真听讲，老师不会点名某个同学回答问题，即使回答不出问题也没有关系，因为压根儿没人在意你；上课以外的时间是自己安排的，没有任何人会强迫你做任何事。当然大部分时间是闲着的，原来衣服得自己洗水得自己灌饭得自己管；按点儿到食堂吃饭永远人山人海，晚点永远没有好饭好菜；学校设备一应俱全，不出校门就可以满足你的所有需求……木子就像刚刚出巢的鸟儿，小心谨慎地适应着这自由的世界，甚至有些怀疑这世界是否真就这般无拘无束。

这些天的宿舍只有木子和萍儿两个人，萍儿是江苏扬州人，和家人打电话时一口像极了韩语的扬州方言，而且还把嘴撇得老高。萍儿为人极为热情，虽然年纪比木子还小一岁，但她总是说想法拿主意的那一个。由于木子的学号在班里排最后一个，所以分宿舍时就被单独拎了出来与二班的同学住一块儿。刚入学时，大家互相间都不熟悉，无论上课吃饭外出基本上都以宿舍四人为单位进行，唯独木子一个落单，况且木子性格内向，不善与人交往，而作为舍友，萍儿总是不忘木子，即使她开朗的性格很快就打入了班集体，很快就能和同学们扎堆说笑，却也在木子一个人的时候陪伴左右。

“你说那个人什么时候来啊？”木子她们宿舍可不是豪华双人间，只是还有一个女生迟迟没来报到。





“不知道，辅导员说就这几天了吧。”

“两个人一间宿舍多惬意啊，这几天我都习惯了。”

“谁说不是呢，不过这是不可能的，你就等着吧。”

正说着，萍儿的手机响了：

“老师，嗯，我们在宿舍呢，好的。”

“怎么了？”

“你猜？”

“什么呀？”

“那个女生来了。”

“啊？！”

“我说什么来着，迟早得来的吧。”

“那也不用说曹操曹操到啊。”

“辅导员让我们在宿舍候着，欢迎新舍友呢。”

“你说她为什么这么晚才来呢？”

“这个……”

两个人正猜着这关于新舍友的各种情况，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将两人的对话打断。

“得，曹操到了。”

“还不赶紧迎着去。”

两人上前开门，一副热烈欢迎远道而来客人的主人模样，但刚一开门，木子早已准备好的欢喜表情顿时凝固——极细极高的高跟鞋“噔噔噔”，超级迷你小短裙好像根本禁不住微风的稍稍吹拂，一头金黄卷发好像比她的裙子还长一些，在腰际摇摇晃晃，脸上是触目惊心的浓妆，眨起眼睛来假睫毛忽闪忽闪。在遵纪守法保守内敛了十几年的木子眼里，这等形象简直就是目无法纪、天理难容，而在木子的经验看来，这样的外表下也总是暗藏着一颗目空一切、不循常理的心。

“嗨，你们好。”她小心翼翼地打着招呼。

“快进来，快进来，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啊。”萍儿就是会说话，此话一出，像是问候一个早已有约的朋友，一下子没了距离感。

“家里有点事儿，所以晚了。”

“赶紧收拾吧，有什么需要就说一声。”

不出半个小时，大半个宿舍的空间就被她的行李——衣服、包、鞋、化妆品、美容杂志所占据，凌乱得毫无章法，而她的高跟鞋就风风火火地穿梭在这些杂物之间，永不停息地“噔噔噔”“噔噔噔”。木子和萍儿也时

不时地帮点儿忙，但她总是客气地“不用不用”“放着我来放着我来”。

木子看着她忙碌着，心里盘算着该怎样与这样的一位室友和谐相处，好像她的出现打乱了木子原本关于大学生活的所有想象。当木子这么想着的时候，殊不知眼前的这位不那么让人喜欢的女生，将来会成为木子在大学里甚至这辈子中最重要的朋友之一。

“赵老栓，快起来，要迟到啦！”

萍儿一边在桌前对着镜子往脸上抹各种油啊霜啊的，一边头也不回地喊道。见赵老栓没有反应，便走过去戳戳她的被窝。

“起床啦，迟到啦，要点名啊！”

“几点啊……”被窝里传来赵老栓似梦非梦的慵懒声。

“还有半个小时就上课啦，快点快点！”

“你给喊个‘到’吧，半个小时来不及啊，我还要化妆……”声音依然若有若无。

“不行，老师都认得人。”

“那你帮我请个假吧，我太困了。”别看赵老栓还迷糊在睡梦中，但想法却一点不迷糊。

“那也行，可是你记得来上课，老请假不好，在 105 教室，105 记住了啊。”

其实萍儿也是个爱睡懒觉的主儿，要不这会儿跟木子已经在食堂吃早饭了，她也不能还在宿舍和赵老栓说这些。

“中国有七大方言区，分别是北方方言、吴方言、粤方言、闽方言……”老师在讲台上照本宣科，木子在教室最后一排看小说，脑子里没有“语言”只有“文学”，木子正入神着，后背突然手掌一拍，耳旁响起一声“李木子！”木子一回头差点没吓一激灵。

“你怎么来了，不用上课！”是赵老栓，一边挂着一个时髦的小皮包，一边捧着一本时尚杂志。这可真是来上课的。

“我们班这节课是什么课，我找不着教室。”只见赵老栓弯着腰弓着背还能一副风风火火、跌跌撞撞的样子，她在木子边上坐下，小心翼翼地尽量不让老师看见。

“我哪里知道你们班什么课，你问萍儿去。”

“她早上告诉我在 105，这不一进来就看见你了。”

“她记错了吧，我们班在 105，你发短信问问她。”

“哎呀，算了算了，反正咱们两个班的课都是倒着上的，今天我就





跟着你们班上吧。”

“你可真成。”木子觉得自己比她还着急。

“你在看什么啊？”赵老栓看木子也没在听课。

“看小说呢。”

“啊……原来你也不听课啊。”赵老栓的口气像是找到了同道中人。

“我不喜欢语言。”

“那你还报这个专业。”

“我学文科的，除了英语只有这个了，我更不喜欢英语，不过还好这个专业还有个文学课。”

“我既不喜欢语言也不喜欢文学。”

“那你还来。”

“我也是文科生啊。”

“那你这大学四年岂不是要过得很无趣。”

“念书本来就很无趣好嘛，什么都行，就是别让我干跟学习有关的事。”

“那你喜欢什么？”

“销售。”赵老栓理直气壮。

“销售？那你是来错地方了，我们这专业再怎么学也不能和销售沾一点儿边儿啊。”木子诧异，发现赵老栓不仅打扮惊人，言行惊人，就连想法也相当惊人。

“哎呀，大学就混个文凭呗。不过我听说，在大学里也可以去旁听其他专业的课，是吗？”

“好像是的。”

“那我其实可以去经管分院财管分院听听课的哦。”赵老栓一脸认真的样子，让木子觉得她的计划一定会有序进行并收获甚丰，只有在木子和她相熟之后才发现，赵老栓大部分的宏大计划只是她的一时脑热，无一进行到底。

赵老栓大大方方地在桌上展开色彩斑斓的杂志，通过几天的接触，赵老栓酷爱化妆和造型的嗜好已众人皆知，木子望了一眼，她正钻研着的是眼线的各种画法——直到那时，木子甚至都不知道眼线到底该如何使用。



第二章

每逢新生入学，学校里最忙碌的要数各个社团和组织了，公告栏里贴满了五花八门、色彩缤纷的宣传画报，每到中午吃饭时间，各社团组织的代表们更是拉开了架势，在食堂门前摆满了桌椅，桌子前挂着花里胡哨的各式海报，组织者们更是卖力地为自己的团队招贤纳士。木子觉得这场面更像是夜市里的摊贩们甩卖囤积已久的货品。每当这时，进出食堂总得拨开重重人群，怀里还不时被硬塞入一张宣传单。前去张望了解的人也不少，除了大部分新生外也有小部分老生，那些组织者们向同学们认真详细地讲解，有意向加入的同学也积极地填表报名。各种部门各种社团一应俱全，广播站、院刊、自管会、学生会、团委……不愿课堂以外闲暇无事的同学总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

木子她们宿舍三人擦着嘴打着饱嗝儿从食堂出来，赵老栓滔滔不绝地向木子和萍儿传授着她的独门化妆技巧：

“你们知道吗，在抹粉底前啊，一定得抹一层 BB 霜哦，要不然呐……”

木子看今天食堂门前围观招新的人群不是很多，没等她说完，便想过去看看。

“我们看看招新吧。”

“你想参加什么社团啊？”萍儿问。

“要不然呐……”赵老栓想继续说她的独门技巧。

“我就是好奇瞎看看。”木子随便找了一个空隙钻了进去。

“我看看，”赵老栓倒是转变得很快，也不继续深入化妆技巧了，“有关于美妆的社团吗？”得，还是离不开化妆。

“你开玩笑吧，怎么可能有这种社团呢。”萍儿取笑道。





“没有？没有我就办一个。对啊，办一个教大家化妆、造型的社团，你们觉得怎么样？”赵老栓又一阵心血来潮。

“赵老栓要办造型社团！那改天你先给我造造型呗。”隔着木子她们两个人的是木子的班长，由于天生的遗传缺陷加上后天的努力不足，导致她的小腿与脚之间几乎不见脚踝，因而有人戏称之为刘大腿。

“这不是刘大腿刘大班长吗，您来这儿有何贵干？”赵老栓回应道。

“我想参加一个社团来着，省得每天闲着无聊。”

“你报的什么？”木子问。

“我想看看广播站。”

“广播站好啊，看我们班长说话字正腔圆的，准能当个播音员吧。”萍儿也调侃道。

“那可借你吉言了。木子，你呢？”

“要不我也看看广播站？”

“对啊，对啊，你可以当个编辑，你不是写小说吗，编辑肯定没问题。”刘大腿说着，热情地为木子拿了一张报名表格，“把这个填了。”那熟练的架势好像她已经是广播站的一员老将了，说得一旁负责报名的学长学姐看着她一愣一愣的，搞不清到底什么状况，跟被抢了饭碗似的。

木子接过表格，看看不知所措的学长学姐，觉着还是应该听听他们官方的说法，没想到他们还真是能意会，义正词严道：

“你好同学，这里是广播站，我们主要招收播音、导播、编辑和记者，如果有意向可以填一下表。”一位戴黑框眼镜的学姐介绍道。

木子这才填了表格，郑重地交了过去，还有模有样地问了问什么时候面试、面试些什么、做什么准备啊，学姐也有模有样地一一回答。

“学姐学姐，请问咱们学校有化妆社团吗？”赵老栓此话一出可谓语惊四座，木子、萍儿和刘大腿以同样的速度同样的角度张大了嘴望着她。木子看见那个戴黑框眼镜的学姐往上扶了扶镜架。

“化妆社团？”学长学姐互相看了看，尽量收敛住一脸的惊讶，面带微笑地委婉道：

“这个好像没有听说过。”

“哦，那谢谢了。”赵老栓款款道。她就是有这种自信，在众人的讶异面前总能稳住阵脚，临危不乱。

四个人从人堆中挤了出来，刘大腿还念念不忘化妆的事儿：

“我说赵老栓，你到底啥时候给我造型啊，我能不能进广播站可就靠你啦。”刘大腿说罢站定，甩了甩她那头个性的齐耳锅盖头，渴望的眼

神在她那副墨绿色的近乎圆形模板的镜片后面大放光彩，像是等待完成一场华丽的转身。

“刘大腿啊刘大腿，要我给你造型吧，你先好好造造你那腿。”赵老栓刚说完自己就先忍不住“扑哧”笑了。

“嘿，好你个赵老栓。”刘大腿是个豪爽开朗的东北女孩，加上她的形象的确富有喜感，所以成了大家经常调侃的对象，让木子佩服的是她也同时具有自我解嘲的精神，不管大家怎么有意无意地开她玩笑，她从不生气，何况大家也没有恶意。

“造造你那腿啊你那腿！”木子和萍儿早就笑成了一团，附和着。

“别闹！”

这天晚上，木子和刘大腿参加完了广播站的面试，在万般纠结后还是决定回教室上晚自习。刚走到通道口，就听见了远处的歌声，通道那头是三个影影幢幢的高大身影，姿态摇摆而陶醉。这是木子班上的三剑客，郭浩、文帅、武艺，三个高大健硕的男生每天黏黏糊糊、形影不离，被人合称郭文武，他们平均身高一米八五，平均体重八十公斤，三个人并排走着就是一道天然的人肉屏障。郭文武果然能文能武，两个班的大事小情几乎都有他们的参与，大到为院里的各种晚会活动出谋划策，小到为女生扛个水，跑个腿，一心只有我为人人无所谓人人是否为我，让不少女生好生感激。

郭浩是个吉他高手，据他自己说是五年来完全自学的成果，此时的他怀抱吉他，倚靠着墙，右腿膝盖架着墙边的暖气以拖住琴。文帅也玩儿吉他，还是电吉他，不过在走廊里没有插头的情况下，只好卖力拨着琴弦，可恨琴儿不出声儿，武艺没什么手艺，不过有一副好嗓子和舞台范儿，只能在一旁随风摇摆。“郭文武”声情并茂着“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I belong……”歌声响彻整个走廊。

“哟，怎么开起演唱会了？”刘大腿上前道。

“你们这是来上晚自习的啊，这都几点了，回去洗洗睡吧。”武艺调侃。

“就你们这歇斯底里的，别人怎么自习啊。”

“还自习呢，你们上那教室看看，跟个菜场似的，要不我们怎么跑外边儿来了呢。”

“还真是委屈你们了，那你们继续，我们这就上菜场转转。”

木子和刘大腿转身正要走，吴墉从教室出来了：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吴墉是个北京孩子，从他的穿着不难看出是个名副其实的富二代，他长得高高瘦瘦白白嫩嫩，一看就是家里的少爷。他的父亲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家里的学术氛围相当浓郁，可是他身上没有丝毫知识分子的气质，更没有从小在书堆里长大的书卷气。他戴一副黑框眼镜顶着一头染成栗色的卷发，再加上一身名牌，倒给人一种富二代特有的被物质充斥其身的感觉。

“被这曼妙的歌声吸引来的。”木子打趣道。

“李木子，你不是会钢琴吗，要不加入我们的乐队吧。”

“哪儿来的乐队啊，你瞎扯。”郭浩的吉他声戛然而止。

“你说我们这吉他有了，贝斯有了，主唱也有了，是不是还缺个键盘。”吴墉对木子做邀请状。

“主唱是……”文帅问道。

“当然是我啦，这么好的外形，这么好的嗓音条件，我不唱谁唱。”吴墉自恋道。

“合着我就是一伴唱。”武艺无奈。

“加我一个加我一个，伴唱不得有男有女吗。”刘大腿也凑热闹。

“有你什么事儿啊，还伴唱，你会说普通话不，说利索了再来。”文帅说的是刘大腿浓重的东北口音。刘大腿是辽宁锦州人，他们那儿的人说话带“弯儿”，语气像是在撵人，其实文帅也是东北人，只不过口音没有那么重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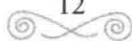
“俺们那旮都是东北人……”刘大腿这是唱给文帅的。

“别唱了，再唱也不过一伴唱。”木子拉着刘大腿往教室走，身后是男生们的嬉笑声。

一进教室门，一股浓郁的馅饼味儿扑鼻而来，还是韭菜馅儿的，顿时让人觉得这不是进了菜场而是食堂。教室不仅有食堂的气味更有食堂的氛围，说是晚自习，其实大家有玩电脑的有聊天的有吃零食的还有发呆的，唯独没有学习的，好一派叽叽喳喳的嘈杂景象。木子顺着气味寻找，发现徐欣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一边吃着馅饼一边玩手机，她前面是张雯和胡玫，木子定睛一看，她俩正忙碌于手机和论文之间，原来还真有出淤泥而不染的，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竟丝毫不受干扰，这让木子颇为佩服。

“你这是吃夜宵呢。”木子在徐欣旁边坐下。

“什么夜宵，是晚饭。”徐欣拿舌头舔下牙上的韭菜，“刚刚上外联部面试去了，还没吃饭呢。”



“面试怎么样。”

“跟你说，我可太幸运了，外联部的部长正好是我老乡，我跟她通了气，应该没问题。”徐欣庆幸道。

两人正说着，门外传来了敲门声，教室里顿时安静了下来，不管刚才在干什么，大家都齐刷刷地把头往门外一扭，就跟商量好似的。

“自管会查人。”门外两个学姐，其中一个手上拿着本册子。

“二十七个，没少。”不知道谁这么喊了一句。

“我看没有吧。”学姐犀利的眼神迅速在教室里搜寻着。

“谁没在啊，出来喊个‘到’。”“郭文武”带着装备从外面进来了，两个学姐不得不往外给他们让道。四个大个儿一进来，本来就不大的教室有了瞬间被塞满的感觉，显然他们知道正查人的，赶紧回来凑数。

“这也不够啊。”学姐不依不饶。

“好些人都面试去了。”胡玫也是班长，而且是能管事的那个，她赶忙解释道。

“你们稍微小点声，别影响其他班级上自习。”学姐说着在册子上写了些什么，便走了。

“自管会，是个什么东西。”

“自己管自己。”

“大学，同学们，这可是大学啊，哪个大学还晚自习啊。”郭浩在第一排的桌子上坐下，愤慨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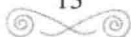
“怎么没有啊，我以前的同学在大学里个个都有晚自习。”说话的是个贵州女孩，她那口极其不清的普通话经常成为大家玩笑的对象，当然也没有恶意，她有时话语一出，自己也忍不住笑。她虽然成绩不好，英语尤其差，可心肠特好，还有个特文艺的名字叫文艺。

“你那些个同学上的是北大呀还是清华呀，人那都是自觉自愿，不用老师催也不用什么自管会，自动往那儿一坐，学个一晚上都不带动一下的，咱这学校能一样吗？”

“你们说，这学校也绝了，刚开学还不到一个月，这又是晚自习又是周六补课的，高考一结束我以为总算是解脱了，谁曾想这是从一个牢笼到另一个牢笼啊。”

“老天哪，救救我吧，快来带我脱离这水深火热的生活吧。”郭浩抱着吉他，一个愤慨的扫弦，仰天长啸，啸声刚过，下课铃声接踵而来，郭浩从桌上一个雀跃而起，脸上满是惊喜又怀疑的表情。

“老天显灵了？”





“老天真给脸！”

大家瞬时四下散去。

广播站第一次例会，木子和刘大腿当然被选了进来。首先在会上讲话的是广播站的站长，她留着一头乌黑的长发，戴一副白框的眼镜，衣着十分朴素，虽然身为站长，却丝毫没有给人一种手握大权盛气凌人的感觉。

广播站一共有编辑部、记者部、播音部、导播部四个部门，由于木子不善交际的内向性格，一直到两年之后木子离开广播站，都不太清楚其他部门的负责人和成员的基本情况。木子所在编辑部的部长是英语系大二的学姐，与站长相比，她显得高高在上，一头烫染的短发，一副细框眼镜和一个皮制的大得夸张的单肩包，有一种职业女性特有的干练。

站长向大家介绍完广播站的基本情况之后，就由各部长组织自己的部员开小会。为了方便管理，也为了让新成员尽快熟悉日常工作，部长决定将部员们分组，一组三个人，一个老部员和两个新部员，大概负责两期的节目，老部员也就是各自的小组长了。木子的小组长是大二英语系的学姐，她稍胖，留一头及腰长发没有丝毫渲染，一身朴素的衣着，让木子一看便没有见部长时的紧张感。学校广播站每天有早、中、晚三次节目，一周五天总共有十五档节目，在各组各人的协调安排下，决定由木子负责周三中午的《世界那么大》栏目，主要介绍世界各地的旅游咨询。刘大腿和部长分到了一个小组，负责栏目《梦为花》，主要是朗读精美散文。分好组安排好栏目之后，部长介绍了一些写稿交稿等最基本的事项和程序。没有隆重的场面，也没有特别的安排，广播站第一次例会就这么草草结束。

“木子，你说要干到站长那地位得多有能耐啊。”回宿舍的路上，刘大腿脸上满是向往、渴望的表情。

“你这还没开始干呢就想当站长啦。”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这可是给自己定下一个宏伟目标，好朝着一个方向努力，你说是吧。”刘大腿一副要放手一搏的架势。

“我可不是好士兵，你加油吧。”

“你看看你，不思进取吧，自甘落后吧，我跟你说你可不能这样，大学是什么地方，那就是塑造人、锻炼人的地方，大学毕业以后能不能找着好工作，不就看你在大学里的表现嘛，你想，找工作的时候如果你的个人简历里满是什么部长啦主席啦之类的头衔，能给自己增加多少筹

